

也許是童話

向大海走去

瞳瞳非常珍惜自己的名字，柴哥說過：名字是給心意相通的人互相稱呼的，這也是為什麼這裡的鳥群與青蛙漸漸不替彼此命名，他們近年來唯一在乎的事情就剩存活，以至於瞳瞳格外喜愛她的名字。她是一隻筒鳥，還是一隻被命名、無法取代的筒鳥。

給予她名字的，是一隻柴棺龜，大部分的時間都靜止在宜蘭雙連埤，在湖與泥地之間的柔軟地帶，瞳瞳叫他柴哥，是每年夏天她北上最重要的理由之一。冬天時，瞳瞳與其他鳥群會一同南遷避寒，待氣候轉暖再北行，所有鳥北行的時候，都在腦袋盤算著該在哪裡下蛋？只有瞳瞳的小腦袋想著等會兒要跟柴哥說什麼。

他們之間有一個特別的默契，在久別重逢後的首次會面，瞳瞳會從遠方直直降落在柴哥的龜殼上，以鳥爪感受他龜殼的溫度，並且叩叩兩聲。

「瞳瞳，是你站在我背上嗎？」柴哥沒有一次縮進去龜殼裡問。

他們會聊上一整個夏季，瞳瞳完全不需要煩惱覓食的問題，因為柴哥總是先將果實找好藏在某處，兩人就秘密地待在那。

「柴哥，你說我今年幾歲了呢？」她就像其它鳥一樣，不記得自己的生日。

而柴哥也會像所有的龜一樣，任由時間蝕刻在自己沈甸甸的殼上，清楚記得所有事情。他說：「四歲。」

「那你幾歲呢？」

柴哥思考了一會兒，回答：「八歲。」

多麼年輕的龜啊。雖然他移動的速度、說話的方式全然不像隻八歲的龜。瞳瞳猜想，也許龜的時間，是以不同方式計算的吧？也許龜將十年看作一歲，也許柴哥現在已是八旬老翁……。作為一隻筒鳥，她怎麼有辦法看懂龜殼上的「時間」呢？

「瞳瞳，向我說說妳看見的風景吧。」每年此時，他們總以這句話開頭。

柴哥看起來極度憨傻，但其實記性極好，每年見面他總是問瞳瞳一樣的問題、聽她以一樣的方式敘述風景，只要有任何細節與去年不符，柴哥就會立刻打斷。

而瞳瞳永遠不覺得厭煩，她清清嗓子，歌唱一般道：「有許多動物一輩子沒看過海，可是我看過大海無數次，我是聽著浪濤聲長大的，周圍連綿的山稜綠得層次分明。只是，近幾年來，『那座山』不再只是山，它還是一個洞穴，一個通道……」

「等等，」柴棺龜打斷：「又來了，哪裡來的洞穴？」

「『那座山』的。」

「『那座山』沒有洞穴。」柴哥堅持。

「你去年也這樣說，於是我秋天走的時候特別留意，確實有洞，非常大唷，大概有一百個柴哥這麼高、兩百個柴哥這麼寬……」瞳瞳對數字沒有概念，總是以「幾百個柴哥」當作單位胡謔一通。

其實，除了山洞以外，其餘的景色全是經柴哥提醒，瞳瞳才特別留意的。在第一次南行之前，柴哥便把所有她可能會看到的風景鉅細靡遺地描述一遍。

瞳瞳老愛問：「柴哥，為什麼你在我南遷以前，就能看見那些風景呢？」

柴哥回答：「我在比你想像中更早以前，就看過妳看過的遠方了。」

不過從去年開始，瞳瞳的小腦袋多了一件任務：確認「那座山」到底有沒有「洞」？畢竟這和柴哥告訴自己的說法有極大出入，她多麼想把自己旅行所看見的一切都與柴哥分享，卻因此造成口角。

今年，柴哥更是反常地氣了好久好久，氣到接下來一句話也不再說。瞳瞳作為一隻鳥，全然看不懂龜脾氣，他們心情好或者不好看起來都是一樣的，安靜如一張湖。瞳瞳甚至為此延後自己南遷的時間，直到最後真的不走不行了，柴哥依然不吭一聲。

等到次年夏天，瞳瞳再次回到雙連埤，卻不見柴哥身影。這下瞳瞳焦急了，一隻龜能往哪裡去？她問遍了所有會飛的不會飛的，湖裡游的土裡鑽的。

後來，她遇見一隻顏色異常美麗的藍鵲，聽見瞳瞳著急地自言自語，道：「我答應過那柴哥，要當他的眼睛。」

「等等，妳說的『柴哥』是『那個柴棺龜嗎』？」藍鵲將身子湊過來問，一邊左右張望，發出奇怪的噪音，再說：「如果妳說的是『這個柴棺龜』，那想必妳就是『那隻筒鳥』。」

「我是筒鳥沒錯，不過你從剛剛就一直那個這個的，到底什麼意思啊？」

藍鵲自顧自地聒噪著：「妳說的那隻龜，去年正往大海走去。」

後來，瞳瞳身為筒鳥的餘生，都不斷地在思考此刻藍鵲說的每一字每一句。藍鵲偶爾會回答她的提問，但多數時間都像是一台壞掉的、無法按下停止鍵的收音機。

瞳瞳永遠都忘不了，藍鵲是這麼開頭的：

•

我很早就聽說員山有隻龜與筒鳥的感情特別好，那隻龜會花十一個月的時間在某處準備果實，就為某一個月與那隻筒鳥能心無旁騖地談天。果實集中地變成我們鳥類口耳相傳的秘密寶窟，如果能找到的話，好幾週都不用奔波覓食。

我是在「跑馬古道」遇見那隻龜的。對啊，那是一條路線的名字，在那能夠一眼收攬山與海，與遠方的小島——我想妳知道，人類都稱那為龜山島。第一次聽？等等，妳難道不知道萬物都是有名字的嗎？啊，我都忘了妳是候鳥。我和你不同，無論春夏秋冬，都只會待在同一個地方，我的生命有多長，就認識這塊土地多深，我甚至能告訴妳樹底下那顆石頭的名字。

妳找的那隻龜呀，不知道爬了幾天才走到這，他動也不動地站了三天，我

以為他要死啦，飛到他殼上試試，卻聽見他中氣十足地問：「瞳瞳，是妳站在我背上嗎？」龜一點也不驚慌，頭腳都在外頭呢。我看他糊塗地全沒防備，於是順利成章地回：「是啊，是啊。」

「我走到妳出生的地方啦，分明沒看到什麼洞唷。」他說。

洞？我想他說是前方、十幾年前人類所開鑿的雪山隧道。我們家的老長輩曾經親眼看見人類將山打出一個大洞，這消息當時非常轟動唷，一下子就在山林裡傳開。

不過身為一隻龜，他即便把脖子伸到要斷了，都是不可能看見的。即便爬到這麼高的地方，他的視線依然只能收攏前方的樹、以及下方的樹、與更下方的樹……

我懶得解釋，乾脆學他說話，回：「沒看到什麼洞唷。」

不知道是不是聽出我的敷衍，他沒什麼反應，一會兒後開始往山下走，我很興奮，以為他要帶我去「秘密寶窟」，結果他卻朝奇怪的方向去。我問：「你要去哪呀？」龜沒有回答，只一個勁兒地往前。到第三天，發現不得了，這隻淡水龜竟朝海邊走去？我站到他背上時，他如往常問：「瞳瞳，是妳站在我背上嗎？」

「是啊，」我說：「你可知道前面是大海？」

這隻龜卻應我：「妳說過，大海的顏色跟湖完全不一樣，約好隔年一定向我描述海的樣子。」

我聽不懂他在講什麼。而且說實話，這隻龜的死活與我何干？我一心只希冀他告訴我秘密寶窟在哪。卻只能乾瞪著眼瞧這隻龜在完全沒有進食的狀況之下，動作變得愈來愈慢。

他即將抵達大海的前一晚，我再度停在他的背上，趁他尚未開口之前就先說：「是的，是的，我是瞳瞳。」

哪裡知道，他卻回答：「不是，妳不是瞳瞳，無論妳是誰，都不是她。」

我以為龜終於「清醒」了，正想在這涼爽的晚上勸他回家，他卻望向大海，對我說：「瞳瞳在很多個夏天以前，就沒再回來過。」

然後，他以相當慢的速度，花一整個晚上才把接下來這段話講完。

原來這隻柴棺龜，在幾十年前曾經認識一隻筒鳥，當時他才八歲，非常欣喜能結交到這麼特別的朋友。為了在下一個季節相遇時不錯認對方，他們替彼此命名：瞳瞳與柴哥。瞳瞳每年北上都會向他分享新的景色，那是身為一隻柴棺龜終其一生都不可能看見的奇異風景。

「我會成為你的眼睛。」瞳瞳對柴哥說。

柴哥回答：「那麼我要成為你的耳朵。」

直到某一年，瞳瞳再也沒有回來。柴哥無法接受，每年都在等待，等了很多個夏天，在許多年後、某個特別熾熱的下午，他看見一隻陌生筒鳥在紅尾伯勞的巢裡下蛋，便匆匆離開。筒鳥的蛋，會隨著時間漸漸變得與巢裡其鳥蛋相同的顏色，讓對方錯以為是自己的孩子，這是我們鳥界的常識，但還是有很多鳥受騙。

龜在那天做了一個決定，一直耐著心等，等到傍晚紅尾伯勞回來時提醒：「巢裡有個孩子不是你的孩子。」並問：「不介意的話，能將那顆蛋給我嗎？」

筒鳥一出生，龜使用各種方式養育她長大。等到筒鳥兩個月大，龜就把當初瞳瞳與他說過的話，全都告訴那隻雛鳥。

他為什麼要那麼做？對，我也問了他一樣的問題。

「你為什麼要這麼做？」

你猜那隻龜怎麼說？他告訴我：「我要把瞳瞳『生』回來。」他說話的樣子簡直像個傻瓜，但是語氣堅定得不得了，說：「只要做一樣的事，說一樣的

話，提醒她應該看見的景色，瞳瞳記憶就能夠疊在她的記憶上面，她就會成為瞳瞳了。」

接下來如你所知，這隻柴棺龜，從幾年前開始就只能活在過去。一隻筒鳥死了，他就再找一隻，不斷不斷重複同樣的對話。

不過近幾年他遇到一個問題，就是每一隻「瞳瞳」都會向他提起「山洞」的事。

龜很慌張，因為就他所知，宜蘭不可能有這麼大的山洞，瞳瞳如果看過山洞，那就不是瞳瞳了。

「就算是這樣，你何必走到大海？」我問。

「瞳瞳曾經說過，『明年』再見時，必定會向我描述大海的顏色。如今我終於明白，再也沒有一隻筒鳥能夠成為『瞳瞳』，如果我不親眼看過一次海，那我將一生也不會知道，瞳瞳到底想和我說什麼。」

那隻龜說完，便在黎明將起的時候，往海邊走去。

•

聽到這裡，眼前的這個「瞳瞳」歪著頭，著急地追問藍鵲。「然後呢？」

「然後我就走了。」

「你就走了？」

「我必須得走，想辦法找到他說的那隻筒鳥，告訴她我所聽到的一切。」藍鵲說完這句話以後，就啪搭啪搭地拍著翅膀離開。

瞳瞳亦在此時激動飛起，不是去追藍鵲，而是往海邊的方向尋找柴哥。瞳瞳又急又慌，心想已經遲了整整一年，多一秒也不可再等。搜尋整日，卻想當然爾一無所獲。

是夜，瞳瞳心灰意冷地停在一棵樹上，忽然看見對面街道的海產店旁，爬出一隻龜，身形稍小，顏色與柴哥彷彿。瞳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俯衝而下，站在龜的殼上，此龜一驚，頭腳瞬間收進殼裡。

瞳瞳用腳敲敲龜殼：「是我，瞳瞳。」

「瞳瞳是誰？」他在殼裡面問。

「柴哥的好朋友。」

「柴哥又是誰？」他伸出一點點頭來問。

「是你的名字。你怎麼會在這裡？」

「我再不跑出來，就要被裡頭的人類吃掉了，我花了好大的力氣才……等等，你剛剛說什麼？什麼名字？我有名字嗎？」

「我找你找了好久。」瞳瞳說：「先別講這個了，我們趕快回家吧。」

「你知道我的家嗎？」柴棺龜驚喜地探出手腳。

瞳瞳用爪子在他的殼上叩叩兩下，說：「是的，遠比你想像中更早以前就知道了。」說到這裡，瞳瞳沈默一會兒，像是做了什麼決心似的，說：「走吧柴哥，我們回家了。」

瞳瞳暗自發誓：這一次，我保證再也不會提到什麼山洞了。●